

抗戰戲劇

東北一角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編印

東北一角

王光磊

時間：一九三七年冬天，黃昏的時候

地點：東北某城市的近郊

人物：（以出場先後爲序）

母親

女兒

父親

二毛子

松本（日軍官）

鄰人甲乙

小三子

佈景：一個極簡單的客堂，左邊有通外面的門，右邊有通內室的門，中間一張方桌，圍着三根凳子，右前面斜着一張藤靠椅，右邊有兩扇長窗，窗下還放着一張半長桌，正中牆上掛着對聯，旁邊放些農具。

幕啓：母親坐在藤椅上縫衣裳，縫了一會，又停下，呆呆地想一會，走到窗口向外看了一眼，又抬起頭來望望天，這時天色已經將要被黑幕籠罩着了。忽然看見他女兒回來了，便喊道，「菱兒，你回來了。」急忙關上窗戶，去開門，菱兒進來。

菱兒：媽媽，哥哥還沒有回來嗎？

母親：沒有呀，我正在這兒着急呢，平時總是每天這個時候，做完了工回來，現在一連去了三天還沒有回來，菱兒，不會有什麼危險吧！

菱兒：（思索了一會）我想——不會的。

母親：是呀，我想也是不會的，你哥哥總算是很安分的，丟掉自己的田不去做，每天按時不斷的去做工，從來沒敢停過一天，又不拿他們的工錢，而且我們又有良民證，知道我們都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

菱兒：我也是這麼想，不過——

母親：不過什麼？

菱兒：不過我剛才走過張二叔的門口，聽張二叔說，日本人在關內這幾個月來，到處的轟炸，子彈的消耗很大，所以日本要滿洲國加快的製造子彈，因此這兒的指導官就命令他們加夜工，要大家不停地做下去，當中就有很多的人不願意，於是被日本人打了一頓，拖到司令部裏去了。

母親：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菱兒：今天早上。

母親：那麼你聽說有你哥哥嗎？

菱兒：張二叔說不知道，因為他的兒子拉去了做工也並沒回來，張

二叔正急着想在打聽呢！

母親：這消息張二叔怎麼會知道的？

菱兒：他是聽二毛子說的。

母親：二毛子，是不是幫着鬼子做事的那個二毛子？

菱兒：對了，就是他，漢奸。

母親：啊呀！要是你哥哥有個三長兩短，那怎麼辦！你爸爸去找他，也不見回來。

菱兒：你不要着急，媽，等爸爸回來看他怎麼說。說不定爸爸會同哥哥一道兒回來的。

母親：要是真的，那就好了。（兩手作揖，臉朝上）菩薩，保佑保

佑我的兒子好好地回來吧！（向菱兒）我想鬼子不能這樣地不講理，每天拉去了做工，工錢一個也不給，晚上還要加夜工，不給人家回來休息：這簡直拿人當牛馬。

菱兒：媽媽，鬼子不講理的事情真是太多了，自從佔領了我們的北平、上海、南京以後，對於我們關外的百姓壓迫得更利害了，口口聲聲說是什麼王道樂土，共存共榮，其實呢，滿不是那麼回事，上個月劉家莊，住紮的日本憲兵，一定要村長交出二十個少女來，供他們玩樂，不然就要把村長處死，村長沒法，只好用公款三百塊錢一個的價錢，買了二十個給他們，不是還在我們村上買了兩個嗎？

母親：是呀！這二十個閨女，咳！現在不知道被糟踏到什麼樣子

了。

菱兒：假使哥哥這次遇到了什麼不幸的事情，媽媽，我——

母親：菱兒，你怎麼？

菱兒：哼！那我非跟鬼子們拚一拚不可。

母親：孩子，快不要這樣說，給漢奸和鬼子們聽見可不得了呀！

菱兒：那有什麼，橫豎一條命。

母親：那不是找死嗎？

菱兒：媽，鬼子們頂沒種了，你越怕他，他就越欺負你，你要打了
他，他就要給你磕頭呢！上一次義勇軍在長白山附近抓到了

幾個日本兵，日本兵嚇得直抖，跪在地上求中國老爺饒命，日本兵什麼都幹得出，他們只敢在沿着鐵路的範圍內耀武揚威，離開鐵路的附近他們就不敢去了。

母親：是不是怕我們的義勇軍呢？

菱兒：當然哪！這一次哥哥要是真遇到什麼危險，那我非跟鬼子們幹了，媽！你看我講到做到。

母親：孩子！你不要傻呀，像你這樣女孩子，赤手空拳的跟鬼子們幹，那不是找死嗎？

菱兒：媽，你弄錯了，鬼子們要動槍，我自然弄不過他，可是我可以用別的方法對付鬼子，我聽見很多的人說，這一次打仗，

我們中國多少的年輕的女子，都受了鬼子們殺害，死的可真不少，可是就沒聽說有一個女子反抗過。

母親：孩子！鬼子那麼利害，赤手空拳的女孩子怎麼敢反抗呢！

菱兒：那麼不反抗還不是死，還不是受他們糟踏嗎？哼！鬼子假使這樣對待我，我就有方法反抗他。

母親：你怎麼反抗他呢？

菱兒：我自然有方法，不但是反抗，還要叫鬼子死在我的手裏。

母親：孩子！你快不要說，給漢奸們聽見可麻煩。

菱兒：哼！麻煩？你看我講到做到。

（外面門響，聲音很急）

母親：誰呀？（不應）

（菱兒急忙開門，父親帶着一副蒼白的臉色慌張的進來了，隨即把門關上，靠在門上呆呆的瞪着眼喘氣）

菱兒：爸爸，你怎麼啦？

母親：他哥哥找到了沒有？

（父親看了一看他們倆，依然地不說，把頭垂下來）

菱兒：爸爸，你累了麼？快坐下來休息，休息吧！（菱兒將父親扶到藤椅上坐下）

母親：究竟怎麼一回事？你怎麼不說話呀？

父親：（又看了看他們倆，突然的說出）呵。菱兒的娘，我們完了

！（說完倒在籐椅上）

母親：怎麼？

菱兒：爸爸，爸爸，究竟怎麼啦，哥哥找着了沒有？

父親：（坐起來）你哥哥，……

菱兒：我哥哥怎麼樣？

父親：他，……

母親：他怎麼樣？

父親：他，……他，……呵！（一手摸胸，頭直搖）

菱兒：他倒底怎麼啦，爸爸你慢慢地說呀！

父親：（兩眼向前瞪着，一字一字地說）他！死！啦！

母親、（同聲）呵，什麼，他死了？

母親：他給鬼子，……………

菱兒：害了嗎？

父親：（慢慢地，咬緊了牙，眼仍然瞪着，頭點點）是的。

菱兒：（同聲）啊！哥哥呀！（倒在父親的身上）
母親：（同聲）啊！我的孩子啊！（倒在凳上）

父親：唉！（頭低下來揩眼淚）

菱兒：（抬起頭來，帶着哭聲問爸爸）爸爸，你知道我哥哥究竟爲

什麼被鬼子害死的？

父親：（慢慢地抬起頭來）爲了鬼子兵在關內，到處的濫轟炸，各種的彈藥都消耗得特別的利害，所以日本就要關外各兵工廠加緊的製造，這兒的日本指導官知道了這個命令，就要大家加三個月的夜工，每天不許他們回來，怕他們跑了，於是像哥哥和大家就不願意。

菱兒：這當然是不願意。

母親：後來怎麼樣呢？

父親：後來他們就立刻停工了，要求取消加夜工，可是這樣一來

菱兒：怎麼樣？

父親：不但鬼子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反而說他們是集衆反動，不是良民，於是就把幾個領頭的，帶到司令部裏去，先拷打了一頓，然後就給他們每人一個鋤頭，叫他們自掘坟墓，給活埋了，你哥哥也就——

菱兒：被活埋了嗎？

父親：（點頭不語）

母親：啊！我的兒呀！

菱兒：被埋在什麼地方？

父親：就在鬼子司令部隔壁的空地上。

菱兒：我要去看看。（欲去）

父親：你不必去了，菱兒，你哥哥早已被埋在土裏，看不見了！

菱兒：啊！爸爸！（倒在父親身上）

母親：好狠的鬼子呀，難道我兒子的屍首都看不見了嗎？

父親：鬼子，鬼子，好好，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我總忘不了你殺

我兒子的仇恨，更忘不了你殺我們成千成萬同胞的仇恨，總

有一天，我要起來，跟鬼子們幹一下！

菱兒：爸爸，你說得對，我們越是怕他，他就把我們越欺負得沒路

可走了，我只恨，我哥哥爲什麼這樣地沒種，甯願自掘坟墓

給活埋了，却不拿起鋤頭反抗一下，呵，真替我哥哥冤枉

得很。

父親：是的，你說得很對，我寧願跟他們拚一拚，也不能自己給活埋掉了。

菱兒：這真顯得我們中國人太怯弱了，要是我非反抗一下，決不讓這樣的死。（忽然門響）

菱兒：誰呀！

聲：開門啦！

父親：你是誰？

聲：我是二毛子。

母親：呀！二毛子來幹什麼！

菱兒：這一定又不是好事。

：開呀！開呀！

（菱兒不得已去開門，門打開，二毛子漢奸進來，看見了菱兒，二毛子滿面笑容地點了點頭）

毛子：周大叔，你沒出去？（奸笑）

父親：沒有。

母親：（向二毛子笑着說）你請坐呀，毛二爺，

毛子：好，好，好。（坐下）

（父親怒氣未息地坐在一旁，菱兒注視着毛子的舉動。母親勉強陪着他）

母親：近幾年，毛二爺你可發了財了。

毛子：嘻嘻，也沒有什麼，不過承大日本皇軍的栽培，混碗飯吃吃罷了。

母親：可是日本皇軍對於我們老百姓壓迫得太利害了，我兒子就爲了不願意加夜工，被他們給活埋了。呵！（哭）

毛子：老太太，你也不必傷心了，人已經死了，哭也哭不來，總之你的兒子也不對，現在在關內的軍隊們正需要子彈，這邊沒法，只有加緊的造，否則要是接濟不上，那這一次打仗就危險了。所以不得已才想出加夜工的辦法。

母親：可是人總是人呀，就是牛馬一天做到晚，要有休息的時候！毛子：好了，好了，不談那個了，（看了看菱兒）菱姑娘，現在是

一天大一天了，人也長得一天漂亮一天了，真是不錯。

（菱兒瞥了他一眼，不言語地走進內室去了）

母親：毛二爺，你別開玩笑吧！

毛子：我倒很想討杯喜酒吃。

母親：毛二爺，這話怎麼講？

（父親注視了毛子的話）

毛子：我想，嘻嘻，跟你的千金做個媒。

母親：毛二爺，我的姑娘去年就訂給城裏的王鴻才，你不知道嗎？

毛子：（失望地）呃，呃，我倒沒有聽說過呢？

母親：這村上誰不知道。

父親：你預備講的是那一家。

毛子：呃，這是此地頂有勢的，又有錢，我想只要你們二位答應了

，城裏退婚的事，是不成問題的，我可以替你們代辦。

父親：這是怎麼講？

毛子：只要你們答應，退婚的事包在我身上。

父親：你倒底說是那一家？

毛子：是我們的頭兒呀！

父親：頭兒？我不知道是誰。

毛子：就是此地的日本指導官，松本老爺呀。

母親：（驚異）松本！

父親：（看了看二毛）請你少談這些，知趣些。

毛子：誰開你們的玩笑，指導官就在外面等着呢！

母親：呀！等着！

毛子：是的，我看你們還是將就一點吧！這也是你們女兒的造化，

指導官看上了啦。

母親：這麼成呢！他不是已經有太太了嗎！

父親：（向母）沒有太太也不成呀！（向毛）你假使再要說下去，

我就跟你客氣了。（毛子依然不理的說）

毛子：（向母）那是太太和二太太呀，他現在想要你的女兒，做

最得寵的三太太。

母親：做三太太！

父親：哼！爲什麼不把你的妹妹和老婆給他做三太太。

毛子：噢！你別罵人呀，我的妹妹，老婆指導官不要呀，要，我也給他，這有什麼呢？

父親：我問你，你要臉不要臉，你是中國人嗎？你是不是你父母養的，你這種不顧廉恥的漢奸！

毛子：喂，老頭，我跟你好好地說，你別不識抬舉。

父親：這次抗戰要是沒有你們這些喪心病狂的漢奸在搗亂，也不會失陷了這麼多的地方，中國早已應該打勝了。我們東北的同胞，早已應該自由了，你，你還有良心嗎，你還算是人嗎？

毛子：你再說！（怒目視之）

父親：怎麼樣？（走近毛子，菱兒見勢緊張了，便出來）

母親：毛二爺，你——（正說着，松本等在外不耐煩了，又聽見裏面的說話緊張了，於是進來了，母親見了松本進來，就嚇得說不下去）

毛子：（對松本）指導官給他們一點利害看看。

松本：（對毛子）怎麼，他不答應？

毛子：是的，他不但不答應，他還要侮辱皇軍。

母親：呵！東洋老爺，我們並沒有侮辱你呀！

父親：侮辱他們又怎麼樣，看你們怎麼辦法。

松本：這個老頭，胆子倒不小，居然敢同我們皇軍反抗了，你知道我們大日本皇軍的威風嗎？

毛子：指導官，不跟他多說，我們動手呀！

松本：老頭，我看你還是安安分分的做一個順民，把你的女兒嫁給我，我或者還可以給你一點錢養老，不然，哼！（向父瞥了一眼，走到菱兒面前，菱兒退讓，松本笑嘻嘻地走近菱兒身旁，用手摸摸她的下巴，色相畢露，菱兒用手揮開了他，走進內室，將門關上，松本推門）

母親：東洋老爺，你餵了我們吧，我們就剩下這一個女兒，你行行好吧！

父親：我丟了一個兒子，我不能再丟一個女兒了，不，不，我決不能。

松本：你真的不答應嗎？

父親：不答應。

松本：毛子，把門打開，把她拖出來。

毛子：好，我自己動手（向內室去，父親阻止，毛子將父推在地上

，母親擋在門前求他）

毛子：走開！（將母親推在一旁）

（毛子用腳踢開內室，只聽菱兒喊：「你這漢奸做什麼？做什麼？這無恥的漢奸。」毛子：「出來，出來。」毛子拉着菱

兒從內室出）

菱兒：你要怎麼樣？

毛子：我要你嫁給我們的指揮官。

菱兒：（打二毛子一下耳光）放你媽的屁！

毛子：（一手摸被打處，一手指菱兒）你！

父親：（向二毛子）你這帝國主義的走狗，中國人什麼地方待虧了

你，你這沒有心肝的漢奸……

松本：住嘴，你再說，我就打死你。（拔出手槍）

母親：啊！

父親：好！你打，你有手槍，我甯可這條老命不要了，我也要跟你

拚一拚，你強佔了我們的土地，屠殺了我們的同胞，奸淫了我們的婦女，用種種殘酷、橫暴、陰險、毒辣、誘騙的手段，來侵略我們，你以為我們會永遠地屈服嗎，你們這些毒蛇猛獸，現在再也不怕你們了，已經向你們怒吼了，今天我就跟你拚了！（欲上前奪槍，結果給松本很快一槍打倒了）

父親
母親

（同聲）啊！（台上寂靜了一會，父親慢慢地掙扎着）

父親：（父親並未完全氣絕）你這強盜！你活埋了我的兒子，你槍殺了我！你可殺不盡我們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祇要我們團結一心的抵抗到底，哼！總有一天要把你們這些強盜都斃了，都活埋了。（松本又是兩槍，父親倒在地上不動）

丁

松本：看你還叫啦！

菱兒：（大聲）爸爸呀！（伏在父親身旁）

（母親聽了槍聲，早已呆在旁邊）

松本：（向毛子）把他拖回司令部去喂狗！

毛子：是！（正欲拖走，母親撲到父親身旁和菱兒拉住父屍。二毛

子推開了母親，松本拉起菱兒，菱兒掙扎，母親依然扯着屍

體不放，二毛子怒了，將母親用力推在地上，菱兒也給松本

拉住了。二毛子拉父屍出）

菱兒：（大聲）爸爸，爸爸。（仍欲掙扎向前）

母親：啊，啊！（大聲的哭）

松本：不許哭，裏面去，到裏面去。

（母親仍然嚎淘大哭，女兒呆在一旁出神）

松本：再哭我也要打死你，到裏面去，聽見了沒有？

（松本急了，抓着母親向內室裏面送）

菱兒：（兩眼瞪着）好，我自自辦法。

（松本出來，看見菱兒一個人，滿面笑容地走近了菱兒，抓

住她的手）

松本：來，來，來，花姑娘。

（菱兒揮開了他的手）

松本：來，來，我們談談。（菱兒依然不理）

松本：不願意和我談談嗎？

菱兒：（怒目視之）你活埋了我的哥哥，你鎗殺了我的父親，你還

要我——（說着向內室去，松本阻止）

松本：好了，好了，都是我不好，請你原諒我吧！

菱兒：原諒，人死了還原諒？

松本：得了，得了，我們談談正經的，剛才都是你父親不好，不答

應，引動了我的氣，你，總可以答應我了？是不是，花姑娘

？

菱兒：我不答應你，你也是打死我，是不是？

松本：我想你不會不答應我的。

菱兒：你不能這樣地勉強迫人呀。

松本：這怎麼勉強呢，我不是在徵求你的同意嗎？你嫁給我，你的好處多着呢：第一你再不會受種種的壓迫了，第二你可以舒舒服服的過好日子，第三你母親我可以好好地照顧他，第四你父親哥哥的屍首還可以領回來，這不是一全四美的事情嗎？

菱兒：（想了一想）真的嗎，你真可以這樣做嗎？

松本：當然哪，這有什麼難呢。

菱兒：（另有主意在打算着，又惟恐松本看出）不過——啊！我總

忘不了我的哥哥和父親。（哭）

松本：還有什麼呢！一個人遲早總是要死的，假使他們像你這樣地

依順我，那不是沒事了嗎？

菱兒：（聽了不語，呆呆地在想）

松本：花姑娘，你在想什麼？

菱兒：（忽然地）沒有想什麼。（又機警地）呃！我想我假使嫁了

你以後，你不會虐待我。

松本：那兒話，我疼也疼不及呢！那兒會虐待你呢，你放心好了，

不會的。

菱兒：只要你好好地照顧我們母女倆，雖然我的父親死了，我也不

會發覺了。

松本：對呀！還是你開通，想得太對，懂得道理。

（菱兒忽然看看門，又去把門關好。然後站在門邊看看松本。）

松本：來，來，來。到這兒來，（松本坐在籐靠椅上，菱兒慢慢地走到松本面前，松本指自己大腿）坐下，坐下。

（菱兒注意他身上的槍，於是慢慢地坐下）

松本：哈，哈，哈，花痴娘真不錯。你今年多大歲數啦（菱兒只顧

在想，沒聽他的問話）

松本：多大歲數啦？

菱兒：（突然想起他問的話，一驚地）呃！

松本：你沒聽見嗎，你又在想什麼？

菱兒：（措詞地）我在想——我的父親和哥哥死得好慘呀！（哭）

松本：好了，好了，別哭了，我是最不歡喜人哭的。

菱兒：難道你害了我的父親，連哭都不許我哭嗎？（哭）

松本：哭一會就好了，老哭，沒有完了。好，好，我不好，我做錯了，我向你陪禮就得了。

菱兒：剛才你那麼地利害，你滿意了以後，又這樣地客氣起來，還真是你們日本人的一貫主張。

松本：老實對你說，我們日本人就善於玩這一套，政府就靠着點幹

這一套把戲，就如我們的軍隊在上海打死了幾個英國水兵，炸傷了英國大使，和最近炸沉美國的巴納臘兵艦，我們都是很客氣的道道歉就完事了。所以——這是我對你說呀！別人

我是不說的。

菱兒：你以爲這些鬼計別人就不知道嗎，別人都是傻瓜，只有你們日本人聰明。

松本：好，好，你也聰明。

菱兒：（摸摸他身上的皮帶，看看他的符號）你做的是什麼官呀？

松本：我是此地縣政府的指導官，你不知道嗎？

菱兒：不知道，我從來不打聽這些，那你什麼階級呢？

松本：我的階級是大尉。

菱兒：大尉？大尉是什麼階級？

松本：大尉就等於你們中國的上尉，就是連長階級。

菱兒：（又摸到他身上的槍）大尉也帶槍嗎？

松本：我們出來都帶槍的，不帶槍是很危險的。

菱兒：怎麼危險呀？

松本：假使要不帶鎗走到離城市很遠的地方，很容易被那些土匪的

義勇軍幹掉的。有很多很多的日本人就是這樣送命的。

菱兒：那帶槍就不會送命嗎？

松本：當然不會送命的，帶了槍，好得多呢。

菱兒：（想看了槍）這叫做什麼槍呢？

松本：這叫左輪槍。

菱兒：左輪槍，什麼叫左輪槍？我可以看看？

松本：呃！這不能動，很危險的。

菱兒：（撒嬌地）不，我要看，我也不要你的。

松本：我知道你不要我的，可是裏面有子彈呀！

菱兒：不要緊，我看看。

松本：好，好，讓我吧保險機關起來。

（拿起手鎗，把保險機關上，給菱兒）

菱兒：（接過來，左看看，右看看，）呵，開了保險機，子彈就不

會出來了。假使要跑出來呢？

松本：將這保險機向後一拉，手放在這兒一頂，彈就出來了。

菱兒：（用手照松本那樣試一試）這樣再這樣對不對？

松本：（笑着）對了，對了。

（正說「對了，對了」的時候，菱兒右手持鎗，左手用力向

松本一推，於是走到台右）

菱兒：對了，好，別動。動一動我就打死你！

（松本一時慌張無所措）

菱兒：手舉起來！

松本：呃！花姑娘，多……

寶兒：不准多話，小母親從內室出。見了這樣情形，莫明其妙，呆在一旁）

德本：你，你怎麼？

寶兒：我，我要打死你。

德本：花姑娘，你饒了我吧！

寶兒：哼！我饒了你，我還對得起我哥哥，我爸爸嗎！你這無恥的強盜，居然你也向我求饒了。

母親：菱兒，他，他怎麼……

寶兒：他居然也向我求饒了，好，我父親，哥哥的仇，也好報了。

德本：老太太，你救救我吧。（兩手作揖）

母親：（兩眼瞪着，一步一步的走向松本，咬緊牙說）我救你，（向松本打一耳光，然後揪住他的衣服，兩腳直跳）你還我菱兒的爸爸，你還我菱兒的爸爸（大聲的哭）不然今天我非宰了你！

松本：老太太，你行行好吧！（跪下哀求）饒了我這條命吧！

菱兒：媽媽，你過來，讓我來結果了他。（正預備放）

松本：呵！花姑娘！你不能……

（門聲，台上人寂靜了一會，又敲門）

菱兒：誰呀！

聲：我呀！二毛子。

菱兒：等一等，（向松本）再讓你多活一會，進去，進去！（松本起來，兩手舉起，向內室門退去）不許說話，要不，我就！

！（槍向他動一動）

（松本進去，菱兒從新換一副很沉靜的面孔）

母親：讓他進來嗎？

菱兒：（點頭）

（母親開門，二毛子進來，四面一看）

毛子：（向菱兒）我們的頭兒呢？

菱兒：誰呀？

毛子：指導官。

嬰兒：他已經走了。

毛子：走了？（想了一想搖搖頭）不會的。（稍停）你怎麼沒跟他去呢？

嬰兒：我？我憑什麼跟他去。

毛子：那，那他決不會走的。

（內室松本喊：「我沒有走呀，你快來救我啊……」）

毛子：（聽見松本的聲音，大驚。看了一眼她們母女，正欲取出手

槍）

嬰兒：不許動，（毛子嚇住，目瞪口呆）兩手舉起來。（毛子兩手

舉起，慢慢向後退）

菱兒：你這絕子絕孫的漢奸，你幫着東洋鬼子，殺害自己的同胞，

你是中國人嗎？你有良心嗎？

絕子：啊，菱姑娘，你這是幹怎麼呢！我也是沒有辦法，要吃飯，

所以……

菱兒：所以你甘心叫日本人做爸爸，是不是？

（松本喊「二毛子，你快來救我啊！」）

絕子：（裝腔作勢）（向門）別叫啊！再叫就宰了你，（向菱兒笑

嘻嘻地）我那兒會幫着鬼子呢？我是叫暫時躲暴雨，一有了

辦法，我就要對付他們的，難道我不是中國人嗎！（慢慢走

近菱兒）我甘心做他的走狗！今天我們就趁這機會宰了他吧

！也好替你爸爸報仇。

（松本內喊「不能啊！不能啊！」）

菱兒：我爸爸的屍首，你丟在那兒去了？快說。

母親：菱兒爸爸的屍首呢！你這漢奸。

毛子：（靈機一動）啊，就在——（走到窗前推開窗戶，指着）就在那邊，你看。

（菱兒走近窗口，眼只顧向外看，不意手中的槍，被二毛奪住，菱兒大聲「啊！」兩人掙扎，母親慌了急忙開門大叫四鄰：你們來人啊，救命啊！於是鄰人甲乙，及小三子均急促奔進。當鄰人進來時，手槍被兩人掙扎掉在地上，鄰甲正要

肉毛子撲去，毛子鬆開了護兒，抓起靠近的一張椅子，向鄰甲擲去，鄰甲急忙接住丟在一旁。毛子見勢不佳，便轉身跳在方桌上，拔出身上手槍，向四面的人。）

毛子：不許動。（槍口直向左右搖動，這時小三子早嚇得魂不附體，急忙躲在方桌下發抖，於是抖動了桌子，毛子慌張地跳了下來，鄰乙出其不意，從身後打下毛子的槍將毛子抱住，兩人掙扎起來，毛子抓住鄰乙的脖子掙扎了幾轉，將乙摔在地上，正欲奪門而出，而姜兒早拾起地上的手槍，對準毛子就是一下，於是毛子受傷倒在地上）

姜兒：你還想逃嗎？

毛子：啊，菱姑娘！（痛苦地，手扶着傷處）你饑了我這條狗命吧！
菱兒：哼，饑了你！（很快地）你把我爸爸的屍首丟在那兒去了？

說呀！

母親：（咬牙）丟在那兒去了，你這強盜。

鄰甲：（向菱兒）怎麼？你爸爸——

菱兒：被鬼子和漢奸害了。

衆人：（大驚）啊！

菱兒：說呀，我爸爸的屍首在那兒。

毛子：已經——

菱兒：已經怎麼？（毛子不說下去。）

母親：在那兒？說呀！

鄰甲：不說把他吊起來打。

鄰乙（給他一脚）說不說？

毛子：啊！屍首已經被司令部裏狗吃完了。

（大家愕然，母親洩了一口氣，全身都軟了下來）

愛兒：（目中冒火，咬緊牙關）你這殺人的強盜！（轟轟兩槍，毛

子的性命結果了）

鄰乙：（扶起母親）伯母你也出了一口氣了。

愛兒：不，我們不共戴天的仇還有呢！（說完，衝進內室將松本拖

出，松本苦着臉，跪在地上，兩手直作揖。）

小三子：怎麼還有一個？

義兒：你還要我做太太嗎？

松本：不；不要了，你饒了我吧。

鄰甲：饒了不？

義兒：這就是你們大日本皇軍的威風嗎？

小三子：好威風！

松本：不，不，我們沒有威風。沒有威風。

鄰乙：義兒，饒了他！

松本：啊，中國爸爸饒命吧！（碰頭）

鄰甲：你也會叫中國爸爸。

小三子：孫子，放屁吧？

母親：多少老百姓都死在你們的手上，我的兒子，我的丈夫，也給你殺了。好，好，我今天非咬死你。（說完抓起松本的膀子就咬）

松本：啊呀！啊呀！

小三子：姊姊打死他。

菱兒：不，（從地上又拾起漢好的手槍）我要留着這兩支槍和子彈去捐給我們抗戰的義勇軍呢。

鄰甲：對了，對付這種東西很便當，不必浪費了我們的子彈。

鄰乙：來，我們大家三拳兩腳的打死他。（說着，走去就是一拳）

菱兒：慢着，這樣我們還是太費氣力了，（說完從旁邊，取了一個

鋤頭）我哥哥是被這些強盜強迫着自掘坟墓活埋了，現在，

好，你也嘗嘗這活埋的滋味吧。（給松本）

（衆人，「對，對」）

母親：（指着松本）強盜，報應呀！

松本：不，不，我不能這樣死，你們還是鎗斃我吧。

鄰甲：不行，沒有這樣便宜！

鄰乙：走，走，（鄰甲，乙，小三，推着他。）

松本：啊！中國爸爸。你們就鎗斃了我吧！

小三子：中國爺爺也不成呀！

羣甲：叫你瞧瞧我們中國人，也不是隨便好欺負的！

（松本拿着鋤頭，哭喊着「救命啊！救命啊！」被衆人倒拖
着出去）

幕落

一九三八、一、十八、於漢口。

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

82
10/10